

疑

辨

錄

疑辨錄中

先儒訓釋有誤經旨者五十五條

易小畜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史記西伯囚羗里蓋八卦以爲六十四卦臣以爲不然周禮言夏之連山商之歸藏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則夏商之易已有六十四卦不待文王蓋之而後然也且崇侯虎譖西伯將不利於帝紂方震怒囚之羗里西伯旣在縲繼之中豈敢泰然自適著爲卦辭以益犯紂之怒哉本義取其說謂文王演易於

姜里視岐周爲西方故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然而
國外百里爲郊姜里岐周相去二千餘里使文王演
易姜里豈得遠指岐周以爲西郊哉蓋文王旣出姜
里而演易岐周故云然也

復

迷復凶有災眚

外槁曰災內妖曰眚程子以眚爲已過朱子亦謂眚
是過誤然而無心失理爲過有心失理爲惡迷復者
終迷不復勇於爲惡者也惡得爲過誤哉迷復爲惡
則天降之殃故外禍爲災內妖爲眚也此所謂眚即

後世黑青白青之類與書所謂生息火肆赦之青不同矣

死妄

匪正有青

程傳又以為過青既為不正則必非過誤矣正則致祥和則致青不正而致青者理必然也故繼之曰不利有攸往

上九死妄行有青

此青字亦當為災害之青故象曰死妄之行窮之災也

夫

萑陸夫夫

萑有赤白紫三種高二三尺雖老而亦柔脆陸卽商
陸又名當陸有赤白二種高三四尺本草云至柔脆
爰取此二物以其性皆柔脆而易剪刈之象也傳義
以爲卽馬齒萑然埤雅云萑高大而見故字從見今
俗稱馬齒萑者其苗屈曲高不過二三寸恐非爰之
所取也漢上朱氏本兌澤之意謂此二物皆爲澤草
殊不知二物皆生人家園圃及原陸中非澤草也

井

井谷射鮒

谷窮也射出也讀如無射之射鮒蝦蟇也蝦蟇喜水居今井水竭而出其所有之蝦蟇矣如敝簷漏則竭之至也井竭而空如敝簷而漏見九二比初就下之意傳以爲如澗谷下流然鑿地爲井無流之理故井泥井濇井乾井冽井收皆見其爲井之象而無流注之意也

小過

是謂災眚

眚有二義過誤之眚乃人爲也妖怪之眚乃天降也

災眚云者猶俗所謂災怪災殃而已程傳云災者天
降眚者人爲似以過誤言猶迷復凶有災眚之眚亦
指爲已過恐非本旨

書

虞夏書

傳謂堯典虞史所作故曰虞書舜典以下夏史所作
當曰夏書以竊以爲不然夫堯典待虞史作舜典待
夏史作則夏書之作將待商史商書之作將待周史
乎藉使二典爲虞夏之史所作亦不當名爲虞夏之
書猶後世晉書脩於唐而未嘗名唐書唐書脩於宋

而未嘗名宋書也。蓋古者墳典之書皆當世史官所記。堯典唐史所記。舜典以下虞史所記。夏商周之書各其史所記。意必編年紀事各備一代之制。至夫子集而刪之。以為百篇之書。而刪定之後。唐史所記。唯堯典一篇。虞史所記。則舜典以下凡十五篇。今四篇。端唐書約而虞書多。且堯典篇末即載虞舜之事。與下篇舜典文勢相續。故省唐書之稱。而總之曰虞書也。傳有見於篇首。稽古云者。意為虞史之言。然而既云舜典。以下夏史所作。則禹皋二謨之首。亦何以有稽古之辭哉。是以為史氏之稽古者。非也。蓋所謂稽

占者夫子刪定之際潤色之詞也歟

弄典

格于上下

韻會云格感通也此格字即周書格于皇天格于上帝之格言感通乎天地也蔡傳以格為至然德之光既被四表又至于地其意疊矣光被四表猶所謂光于四海格于上下猶所謂通乎神明也

敬授人時

蔡傳云人時謂耕穫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蓋人時即下文東作南訛西成朔易之類指天下萬事

之攸繫而言不專指農事也

舜典

分北三苗

三苗史謂其國左洞庭右彭蠡左傳云自古諸侯不用王命者虐有三苗又云縉雲氏有不才子謂之饗養說者以為即此三苗以經考之若禹所謂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呂刑所謂作五虐之刑殺戮無辜則知三苗乃當時南方侯國而有人民政事之寄者左氏之言理或然也為諸侯而不臣如此故舜攝位之後即窺之三危及禹治水之後三危既宅三苗丕敘至

其餘黨之在舊部者猶頑不即工故命禹征之及其
感德而後來格則不當又有竄逐之舉此所謂分北
盖指向者竄之之事與上文語脉不貫意者必有他
文簡編脫誤附見於此蔡氏以為禹攝位而後徂征
苗來格而後分北夫舜竄之於舜攝位之初禹征之
於禹攝位之後則不應中間相去五十年之久而猶
弗率况既以為禹攝位後事則分北之文又不應繫
舜命官考績黜陟之後盖禹征苗在未居攝之前而
此為錯簡無疑矣下篇苗頑弗即工之下小傳以為
三苗在湖北江西之界而疑其即後世溪洞苗蠻之

想詹元善謂徙其都在筠州興國寺處是皆未察其
為當時諸侯之國也使果以為荒裔遠人則聖人柔
之有道又安得征討竄逐如後世好人喜功開邊釁
者之所為哉

陟方乃死

韓子謂竹書紀帝王之歿曰陟故書紀舜之歿曰陟
然既曰陟而又曰方乃死則語複矣蔡氏謂陟方猶
言升遐既云升遐又言乃死語亦複矣按韻會陟通
作騰定也方擴也漢法陵方中用地一項深十二丈
師古云古謂掘土為坑曰方是時舜年已百有十歲

故垂歿之際先定其壙而後乃死然其定壙蓋亦不
過謂吾死之後可葬某處非若後世選擇風水預爲
壽藏者也漢儒因陟方乃死之文及國語舜勤民事
而野史之說以舜爲南巡守崩于蒼梧之野夫舜年
方九十三已自謂倦於勤而命禹攝位矣至其百有
九歲之後精力旣衰又安得涉大江重湖而深入蠻
夷螭魅之境哉孟子云卒於鳴條要之舜都蒲坂與
鳴條接境當以孟子之言爲是

大禹謨

奉辭伐罪

林氏謂禹征苗蓋在居攝之後而稟命於舜夫舜既倦於勤而命禹居攝則萬機之政皆禹代理豈可遠涉數千里之外以征蕞爾之苗哉舜既命禹征苗則必躬理政事而班師之後又乃誕敷文德初不見其有退老不聽政之意是知禹之征苗必在未居攝之前也此章雖繫禹受命神宗之後而自此以下至於皋陶益稷篇未必皆舜在位時事詳其語考首可見矣

禹貢

九河既道

傳引程氏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相去
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爲海水淪沒故其
跡不存方九河未沒于海之時從今海岸東北更五
百里平地河播爲九在此五百里中此說似是而實
不然經言導河至于大陸又此播爲九河同爲逆河
入于海則至大陸之北即分爲九道其下又合而歸
一以入于海潮至則逆故爲逆河逆河云者亦必逆
流百餘里猶今直沽海門潮至而逆流者也豈有去
海五百里之內大河者播爲九又遷合而爲一者哉
蓋自大陸以北至于平州地千餘里或分或合必在

此千里之內及周定王五年河徙之後自大伾而下
已非故道則所謂九河者必湮且竭矣又安有所謂
淪入於海者哉自漢王橫言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
海水溢西南出漫數百里九河之地爲海所漸鄴道
元亦言九河碣石苞淪于海然秦皇漢武皆嘗登平
州碣石使其時既淪于海則必不浮海而登之矣是
其淪於海者必在西漢之季世王橫輩不察九河既
絕於河徙之餘而徒妄擬其淪沒於海溢之後豈不
失之遠哉寰宇記諸書謂九河在滄州棣州德州等
處要之心是其地意者九河既絕而他水之入其故

道者猶得冒其名也。

沱潛既道

爾雅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梁州江漢所出荆
州江漢所發故皆有沱潛蔡傳於荊州沱潛謂枝江
沱水不出於江則非沱矣而潛又無所見嘗過焉
公安縣之江址郝穴口江水分出統監利潛江二縣
以北凡七八百里至漢陽府沌口巡檢司在珞珈後
入於江漢水之南有細派自漢分出與江水之所分
者合流數百里至漢陽界復分歸於漢此二水者上
下效流無異向無得皆出夫其內此必所謂荊州之

沱漭也故下文言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涇至于南河
以見當時貢賦近於今之公安者由沱而入潛近於
今之漢陽者由江而入漢既達潛漢而後可逾洛至
南河也

雲土夢作义

傳以爲澤名雲土者雲之土見夢作义者夢可耕治
也按澤水所鍾也既曰雲之土見夢可耕治則地也
非澤也禹貢載諸州之澤若雷夏則曰既澤大野彭
蠡則曰既豬震澤則曰底定荷澤則曰導荷澤被孟
豬是皆見其爲澤之象烏嘗有謂土見而可耕治者

哉以雲夢爲澤周職方始有其文而釋之者又謂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由今觀之西自枝江東抵江夏南望華容北距安陸地方千有餘里而江漢洞庭實交流其中航有八九百里之澤又何地足以容之哉今荊州之地實平曠而多陂塘意當時江漢洞庭水溢則平地皆水及水患已去故雲之土見夢可耕治也是雲夢在當時爲二地至周始以名澤職方之雲夢固非禹貢之雲夢也然楚水之所鍾者莫大于洞庭職方捨洞庭而言雲夢且又無明跡之可指安知其所謂雲夢者非洞庭

乎恐洞庭之在周為雲夢亦猶在禹時為九江也

和夷底績

傳和夷地名晁氏以為二水和夷水即雅州和川夷水
出巴郡魚腹縣東南過佷山縣又過夷道縣北東入
於江按魚腹今夔州府奉節縣佷山夷道皆今荊州
府長陽縣地夷水即長陽之清江源出施州建始縣
行數百里至長陽由故佷山縣以下始通舟楫至宜
都縣入江然既謂和水出雅州而夷水乃在巫山之
陽荊州之境相距四千餘里經以和夷並稱未必如
此之相遠也且梁之西南皆夷和夷指夷落言意如

魯夷淮夷萊夷之類云

浮于潛逾于沔

傳謂當曰逾于渭今日逾于沔此未可曉按褒斜谷在褒城縣北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同為一谷地志斜水入渭褒水入沔酈道元謂自西傾而至葭萌浮于西漢西漢即潛水今利州嘉陵江也自潛水捨舟陸行至漢中由漢中而武功由武功而北入渭沔在漢中是浮潛逾沔而入渭也若漢武時八上書欲從南陽上沔入褒絕水至斜谷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此言但溯沔逾褒而入渭也然皆

弱水既西

由此而後可入涓蔡氏何以反疑其當由言逾于涓哉
弱水不能負芥此出於志怪者荒唐之說固不足信
設若有之必在中國數萬里外非禹跡之所可至也
經言道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弱水合黎皆
在張掖即今甘州衛地使其水不能負芥則禹何以
施功而導之西哉

黑水

水經黑水出張掖鷄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南流入于
南海張掖即今甘州其西五百里則為肅州甘肅志

載甘州之西十里有黑河流入居延海肅州之西北
有黑水西流荒遠莫窮所之是其源出雍之西北而
流入梁之西南其正西則蓋流繞西極之外而無所
據見地之勢西北最高故能徑西而西南也雲南志
載金沙江出西蕃流至緬甸其廣五里而徑趨南海
此得非黑水之源出張掖而流入南海者乎蔡傳引
樊綽云麗水即古之黑水按雲南志麗水出吐蕃犁
牛石下歷鶴慶北勝姚安東川建昌烏蒙北至馬湖
出敘州入江樊氏徒知金沙江為麗水而不知雲南
之金沙江有二在緬甸者流而南在麗江者流而北

麗水既歸東海則非入南海矣是以麗水爲黑水者非也程氏謂西洱河與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然西洱葉榆皆出大理境內而遂入南海雖在梁之西南徼外而於所謂至三危界別雅之西境者果何所預哉是以西洱河爲黑水者亦非也地志謂黑水出犍爲郡南廣縣分關山犍爲今敘州南廣今南溪按南廣水出敘州之西南夷地山澗淺狹其源流不過三百餘里至犍符縣始通舟楫至南廣洞則入岷江於所謂至三危入南海者亦無所預是以南廣水爲黑水者尤非

也蔡氏兼取四家之說要之出張掖者爲是

三危既宅

傳謂三危窟三苗之地或以爲燉煌未詳其地又導
黑水言麗水即古之黑水三危山臨峙其上夫所謂
麗水者即今雲南麗江謂三危臨峙其上則三苗三
危皆迤邐爲巒嶽舜之窟三苗也以南方之夷未必
仍置之西南夷之境要之在燉煌者爲是故後漢西
羌傳註謂三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也是其所謂黑
水既非張掖之黑水而三危又非燉煌之三危後人
以其黑水之名偶同故竊取三危以名其山而傳會

之耳況三危既宅之文繫於雍州山川之後則臨峙
麗水者爲不通而在燉煌必矣

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匯者水迴合也東匯澤爲彭蠡者非江漢之水匯爲
彭蠡言漢旣入江而其東有水迴合而成澤者乃爲
彭蠡也江漢旣合爲一彭蠡又來會焉故併志而附
見之耳東爲北江入于海者非漢入江之後又分爲
北江蓋大別而上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及至大別旣
合爲一以朝宗于海則中江北江皆入海矣故作書
者追本其上流之名以表其入海之數於漢之下甚

曰東爲北江入于海江之下書曰東爲中江入于海也若漢之下不可言北江入海則江之下亦不可言中江入海矣始言道漾終言入海以備見漢之首尾而已經文平易明白諸儒膠泥其說而誤求北江于大別之下是以騰口極辨而不通也

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兩水相合必有迴合之勢漢從北入江是漢迴合于江非江迴合于漢東迤北會于匯者言江之東迤北而會于漢水迴合之處也東爲中江入于海者江北則爲漢江江南則爲湖湘豫章諸水而江實爲中江

之入于海也始言導江終言入海亦以見江之首尾而已

錫土姓

天子錫諸侯以土姓者豈必謂洪水未平而不可錫洪水既平而後可錫哉蓋君臣有佐禹治水成功者報之以賞則錫土姓傳謂伯夷為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是也或疑土姓非禹所得錫故并下文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者為指堯舜殊不知疆理九州非人臣之事禹既受命而得為之則錫土姓者亦必受命以行如近世命大將征邊使得徑自陞官之

例

甘摭

怠棄三正

傳以為子丑寅之正然夏正建寅則子丑之正何預於夏而有扈氏怠棄云者不用夏正耳亦何故廢子丑之正哉意三正必有所指如三綱三事之類非後世之所謂三正也或曰五行以在天者言三正必以在人者言如六府三事云傳又謂子丑之正唐虞以前當已有之按堯命羲和必以四仲月而宅四裔舜巡方必以四仲月而至四方蓋以卯正東午正南

酉正西子正北故也夫其測景嶠夷巡守岱宗者既
爲建卯之月則堯老而舜居攝也正月上日受終于
文祖堯崩而舜即位也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者皆
爲建寅之月矣居攝即位乃天下大事自當以正朔
行之今既皆行於建寅之月則唐虞以前安有子丑
之建哉詳見周正辨

西姓戡黎

史記膠鬲問西伯曷爲而來是謂武王爲西伯蓋文
王旣歿而武王立則固當爲西伯也文王嘗伐崇伐
密伐阮伐犬戎矣然崇在西土密阮犬戎皆在西土

荒裔之地。乃若黎在紂都之西。密邇畿內。文王雖得專征伐。然亦當聲其罪。以請命於殷。而後徃。豈必遽興兵于天子之都哉。觀祖伊之言。迫切太甚。曰天訖殷命。曰殷之即喪。與下篇微子言殷將淪喪同意。是紂惡貫盈。天命將絕之日。而决非文王時也。此篇以爲武王戡黎。都爲是。至若臨川吳氏言周師戡黎。而遂乘勝以進紂都。則以爲不然。紂都在今河南衛輝府黎在紂都西北三百餘里。即今山西潞州觀武成。言師逾孟津。陳于商郊。則周師由今孟津縣涉河以進。商郊實在其由。戡黎以進紂都也。

牧誓

傳謂秦誓武成似非盡出一人之口而指牧誓言爲聖人之言臣以爲不然意聖人臨事而懼不敢或驕故頻誓六師以一衆志而其誓也豈徒如後世三令五申而但以軍法約束之哉必數紂慢天虐民之罪以見今日興順天應民之舉庶可以激士氣而振兵威此誓不得以不頻而數紂之罪者不得以不悉也詳考紂惡之大其凡有八曰縱人欲忽倫理冒女色用奸邪賊仁賢慢鬼神虐生民違天命四誓之中反覆諄切不出此八者之外史稱紂敏捷有材手格猛獸

知足拒諫言足飾非則紂之性明敏而強勇非蠢蚩庸劣者也特以其立心不正人欲一肆而無不為瓊宮瑤臺酒池肉林五常既廢天理已滅妲己蠱惑之於內飛廉蒙蔽之於外由是奸邪滿朝仁賢日踈今日剖比干明日囚箕子仁賢既盡國以空虛犧牲既竊而鬼神不享炮烙既毒而百姓不懷穢德彰聞而皇天不親神怒民怨而天用剝絕其命九鼎淪亡宗廟為墟當此之時雖欲求為南畝之民以奉先祀其可得乎四莖之斲孔子定書筆而不削所以為萬世有天下者之深戒也

旅蔡

按武王時召公未為大保至成王時周公為師召公為保以相成王況武王克商甫六年崩則西旅貢蔡當在成王之日如越裳肅慎之類是也故胡氏以旅蔡為成王時書得之矣

微子之命

肅恭神人

傳謂肅恭神人指微子實德言也祭器歸周亦其一也按微子歸周出於史記固不足信微子之去者即箕子所謂行逃耳非歸周也左傳逢伯以為武王克

商之後微子銜璧輿視以見武王者得之

康誥

外事

成王命康叔以往侯於衛故謂汝居外而所當事者在於陳時臬而已左傳武王之母弟八人康叔為司寇則康叔當先為司寇而後侯於衛以其居紂故都當作威殺戮之後恐殷之多士共治殷民者猶蹈前轍以殘百姓如下文言外庶子之痺君引惡小人外正之惟威惟虐是也故拳拳深戒康叔以慎罰之事陳師凱取呂氏之說謂康叔以諸侯入為司寇往來

乎朝廷邦國之間六司寇掌邦禁不可以一而面或
曠商之遺孽雖歷三紀而猶反側況克殷未久而可
一日無撫治之者哉其說未可信

康王之誥

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美若

美若諸儒或以爲出美里之囚而天命始順或以爲
美里逆境而文王順處之或以爲天所眷祐或以爲
厥若之誤其義比真不通按讀書美善也若順也誕受
美若者蒙上文而言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
大受而善順之大受者見其極負荷之重善順者見

其有靈承之實也此二句與君奭所謂天降喪于殷
殷既降命我有周既受同意

詩

周南召南

傳引小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
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駟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
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斯言得之矣臣竊恐其未
為得也何以明之乎五國風例以國稱周南周之南
耳召南召之南耳周召皆岐周故地文王既徙於豐
而分岐周為周公旦召公奭采邑詩美文王后妃之

化而繫之周南召南者見其化始於岐周而及於南方諸侯之國故曰文王之地止於百里文王之德達於天下也臣嘗過岐周而并涉江沱汝漢之水自岐周而望江沱汝漢則見其西南極雍梁之境東南極荆豫之境信乎其化之所被者廣矣或謂周公主內治故繫之周公召公長諸侯故繫之召公夫文王爲西伯之日既有元子武王以承其統周公不得主內治至其主內治者乃在相成王之日又況二南周公所采周南之詩豈得繫之周公哉召公佐武王九年佐成王三十七年而卒於康王之世則在文王之時

其年甚少未必獨長諸侯又況書稱爲文王迪彝教於中國者有五人焉號叔閔天散宜生太顛南宮适而召公不預則當時爲文王宣化者非止召公一人召南之詩豈可獨繫之召公哉要之二南專言文王后妃風化之美始於岐周而及於南方諸侯之國若以繫之二公蓋無謂也

鄘風

定之方中

傳謂此夏正十月安成劉氏以爲春秋時十二月也若周人果以冬十月爲十二月則以秋八月爲十月

定之方中見十月農功已畢可爲營作之候若以爲秋八月則名與實乖矣此其牽強而不可通之

證也

函風

改歲

先儒以十月爲改歲前章上卒歲既指十二月爲歲終則此焉得以十月爲改歲哉蓋改歲指冬而言由春至冬則歲將改亦猶禋典稱冬爲朔易者以冬月歲事當改易也

東征三年

先儒疑東征之文以爲文武之澤浸漬於西土者雖
深而漸濡於陟邦者猶淺其頑民染商卒之舊習未
盡變其賢士懷先王之遺澤未盡泯一曰改商爲周
其思念之意未遽釋也殊不知玄黃之昭周王者皆
商之民而從武庚以叛者乃紂黨之遺孽耳孟子謂
武王伐紂滅國者五十蓋即書所謂四方之多罪埔
姓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者也夫以五十國
子孫之衆誅之不可勝誅故周公旣誅武庚而撫其
餘黨皆寧以三年之久然後可歸也蔡氏傳書謂遷
殷庶在作洛之前則周公遷殷庶於洛者必在此東

征三年之內及其啓洛之役成王命之留洛以撫殷
庶繼之以君陳畢公而猶梗化是紂黨遺孽之不服
周者信乎其然美歷世儒者不此之察而誤以爲商
民思商而叛周將使武王弔伐爲無徵之舉且由是
而謂武王非聖人也臣不可以不辨

小雅

正月繁霜

蘇氏謂夏之四月爲純陽故爲正月蓋正月指寅月
言正月東風解凍不當繁霜霜且類數故詩人憂之
前輩皆謂周改十一月爲正月以十一月繁霜爲不

可通故強釋如此況詩所言月數皆夏正獨何以此
正月爲四月也

周頌

我將之詩

傳本小序以爲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
歌也夫明堂王者所居政教號令率此焉出而非祀
上帝及先王之所周禮序郊社宗廟以及百神之祭
並無明堂祀上帝及先王之說至呂不韋月令始有
季秋享帝之文而漢儒記禮者謂祀乎明堂而民知
孝序詩者謂我將之篇爲祀明堂之樂歌集孝經者

又設爲孔子告曾子之言謂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夫成王七歲而即位周公相之以臨天下則凡郊祀宗祀皆成王之舉非周公之事今特指以爲周公嚴父配天躬祀郊廟而不見有助祭之意將使周公陷僭竊之大罪不亦誣乎觀是詩始言祀天次言祀文王末言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我者人君自謂似武王祀文王以配上帝而自陳畏威之意自任時保之責蓋武王伐商載文王木主以行及告成功於天必以文王爲之配故其冊告則有武成之文而其樂章則有我將之詩

書所謂上帝弗順祝降時喪者乃天之威命也祗承
上帝以遏亂畧者乃武王夙夜畏天之威命也至於
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者乃所以
保天之威命也是豈得爲周公之言哉臣意明堂享
帝必秦俗所行故不韋著其說而漢儒因張大其事
以迎合時主之意凡周禮所不載而雜見於他書者
皆漢儒傳會之言耳

維天其右之

傳謂右尊也神座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及下
文伊嘏文王既右享之後章既右烈考亦右文母皆

同此意按古者室事行禘祭之禮則太祖東向而堂
事行朝踐之禮則太祖南向今此詩以爲明堂祀上
帝設若有明堂之祀則上帝南向必得東向在饌之
右且周禮云太祝辨九摯以享右祭祀則右即享之
義而非左右之右也此云右享彼云享右其義一而
已矣以右爲享則天及文王之享與夫享烈考文母
者其義易明矣先儒惑於神道尚右之說故以右爲
尊然而古者父昭居左子穆居右則尚左非尚右也
安得右爲尊哉此云天右之者旣以爲東向則下文
言文王右享者文王之配上帝乃與上帝並列而東

向乎其說爲不通矣

春秋

春王正月隱元年

漢唐儒者謂周改時與月程朱謂改月而不改時夫冬不可以爲春春不可以爲夏雖至愚所必知也至於改月之說則與五經語孟所言不合要之商周雖改正朔而不改曆數曆數由唐虞至今皆一轍也周末世亂道路榛塞左氏不知周制意其改正朔也必改曆數故妄爲之說後世儒者率承其謬或又疑非始於左氏以爲秦火之餘漢儒不得聖人作經之義

凡春秋所書不合夏正時月及左傳正月日南至之類必皆竄易以求通其說何以知之如書泰誓既亡而漢儒乃爲偽泰誓以補之及孔壁書出而後偽泰誓始廢泰誓全篇尚可爲補況一字之疑而不可以私意竄易者哉詳見周正辨

二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舊九年

傳謂周三月夏之正月也意謂震電書於夏之三月則不足爲異殊不思大雨雪書於夏之正月亦不足爲異按左傳大雨霖以震蓋三月雜雪雨而連三日大雨且雷則爲異矣又總之大雨雪則尤異矣

大雩桓五年

程子謂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非通也夫成王若報周公以重祭則但當禘於周公之廟而郊祀大雩豈報周公之禮哉其為後人之僭也無疑矣

正月無冰桓十四年

正月無冰見正月無冰納於凌陰也或謂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冰而書無者見時之愆然而十一月無冰十二月或有之猶為無害乎嚴冰之事今正月無冰可納則一年喪祭之常用冰者皆缺矣是

以爲十一月無冰者其異小以爲正月無冰者其害

大也

秋大小無麥苗莊七年

先儒以爲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然周制四月嘗麥於
太祖月令四月麥秋至不應五六月而猶有麥也本
草註凡麥秋種冬長春秀夏陰息魯地亦以八月種
麥苗韻書云穀也蓋秋大水新種之麥既熟之穀皆
爲水所漂去故曰無麥苗災之甚也

冬大無麥禾莊二十八年

麥種於秋而長於冬禾種於春而納於冬經不言水

旱而書大無麥禾者是年夏會齊宋救鄭冬築郟其
戈土木之事相繼不絕有妨農功故至冬既無麥可
長又無禾可納書曰大無者凶之至也或曰經書水
旱而不言害禾猶者未必不害禾稼其言害禾稼者
未必不由水旱之災雖不書而互見之矣

夏五

相十四年

夏五者必夏五月或簡編之蠹蝕或傳寫之遺漏耳
先儒以為傳疑而不改益終是不成文理聖人未必
如是之拘拘也且以天子當具罰之權聖人尚假之以
筆削而河一不之違乃不可益哉

少大兩雪傳十年

冬當雨雪矣而曰大者必異常過度洪範所謂一極備凶也故書以記異先儒以爲酉戌月失之矣

夏四月四卜郊傳三十一年

按魯頌及春秋言魚尾之郊皆在僖公之世蓋僖公之郊已久而春秋於其任位三十一年始書四卜郊不從乃免牲者見僖公之祭爲非禮而上帝怒不言也記禮者不違魯頌之義而造爲成王賜伯禽之說豈無是乎用大禮而記爲先王之賜先公之受以文其奸漢時去古未遠而猶得之傳聞也

二月無冰成元年

此見禮記燕祭韭之無冰也諸儒以為周十二月見伐冰之月無冰可伐殊不知書二月無冰者備見一年喪祭無冰之可用其為戒廣且切矣

禮記

周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贖而立衍

傳以為微子之事或是殷禮文王之事或遵殷制按史記成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立其弟外丙自外丙至紂父死子立者十五兄死弟立者十二是殷之制曷嘗主於立弟哉蓋因死者無子或有之而

有他故然後不得已而立弟也文王之事蓋亦如斯
是豈殷有立弟之制而文王尊之耶

舜葬蒼梧之野

按舜年五十三已自謂倦於勤而命禹居攝豈有百
有九歲之後其衰已甚而又南巡入蠻夷之徼者哉
國語舜勤民事而野死秦紀始皇問湘君何神其下
對曰堯女舜妻故後世謂二妃從舜南巡而葬於湘
是秦漢間儒者惑於書陟方乃死之文而未達其義
故妄為之說禮記史記率承其謬後世遂以為實錄
要之舜都蒲坂距鳴條二百餘里孟子云卒於鳴條

者得之

昭穆

先儒謂禘祭之日羣昭向南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君羣穆向北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然而此特在室事者然耳至於堂事昭在東而向西則非取向明之義矣穆在西而向東則非取深遠之義矣況廟制定規左昭右穆蓋昭穆不向南向北而得左為陽而右為陰而有深遠之義故曰穆也

明堂位

周公以冢宰攝政而已漢儒不達治誥與後子明辟
及魯頌閔官之義而妄爲此篇意謂周公有太功又
嘗踐天子之位故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殊不知魯
之郊禘後世子孫僭之耳夫子存之魯頌筆之春秋
所以示戒也

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士代哭不以官

代如日月代明之代言君喪則使官更代而哭不至
絕聲大夫則用官屬士則不可僭用官也先儒謂不
食疲倦使人代之以哭豈有哀痛之情切於中而發
之聲者乃可使人代之哉諸侯死天子使有司哭之

鄭氏以爲衰戚之事不可虛況父母之喪殯歛之日而可使人代哭之哉

農殖百穀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

農與棄人鬼也非稷神也以其有播殖百穀之功故祀之以配稷此云祀爲稷是不知配享之義也

后土能平九州故祀爲社

后土官名土正也共工氏之子句龍爲后土有平水土之功故祀之以配社此云祀爲社亦不知配享之義也

舜勤衆事而野祀

先儒訓釋與經旨不協者二十五條

易蒙

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傳謂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其昏蒙之桎梏按上文言利用刑人則此桎梏當以刑罰之具言而不可指爲昏蒙者之拘束也本義謂利用刑人者爲痛懲用說桎梏者爲暫舍之以觀其後然不曰說桎梏而曰用說桎梏者言刑罰非以逞威也不過欲人改過遷善不再犯法用使說去桎梏而已猶書所云刑期無刑辟以止辟也以往吝者言用刑懲惡其

人變惡爲善則止不治猶中庸以人治人改而止之意若專任刑罰性而不返則吝矣

師

初六出師以律否臧凶

言出師必以律如不以律則統制無法號令無章所舉雖仁義之師而不足以取勝適以取敗豈不凶哉故象曰失律凶也平義取晁氏之說以否臧凶爲不善則凶非象之意

師或輿尸凶

傳謂輿尸爲戮也本義以爲師徒撓敗輿尸而歸詳

味五六言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若以為師徒撓
敗則其凶莫甚焉何必言雖正而亦不免於凶也且
以長子弟子對言將帥長子也裨特以下弟子言
行師當以將帥一人專閫外之寄若參之二三而無
適主則在上者信任不專在下者統制無權所處雖
正而亦不免於凶斯所謂貞凶也故象曰弟子與尸
使不當也言參用衆人以為之主則使任之不當也
味象之言則當以程傳之言為的

比
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乎說文知孚也或曰鳥之乳知皆如其期不失信也
竊謂知之未乳者渾然真質尚未能知覺運動何偽
之有易言有孚其義本此有孚盈缶在質素之器也
言相比之道以誠信為本誠信充實如知孚以真實
之物而盈乎質素之器內外相合一誠無偽不事矯
飾則終來有他吉也

謙

天道下濟而光明

程傳濟當作際言下交也按韻書濟通也成也蓋言
天氣下降流通生成萬物而其道光明也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程子以動言朱子以靜言當以朱子之說為是蓋仲秋以後仲春以前雷藏於澤之時也以震動之象而隨時以藏於澤故君子體之以嚮晦入宴息也或謂雷不當潛於澤殊不知神道尚靜其動則奮於天其靜則潛於地故傳謂堯州之雷夏澤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是亦雷藏於澤之一證也

王用享于西山

書周公告多方多士而稱王者指成王言其作無逸

而言太王王季者則直稱太王王季今文辭之所謂
王者蓋泛指時王而言若以為太王則當直稱太王
如稱帝乙高宗之類也此亨字當從本義之說

觀

尚賓

尚程傳以為尚志按韻考通作上蓋謂上賓于王朝
也

坎

樽酒簋貳用缶

簋盛黍稷器也考功記樽埴之工旌人為簋所謂上

匱是也。《爾雅》：「盞謂之缶。」孫炎云：「瓦器也。」本義謂樽酒盞而貳用缶。吳氏推衍其說，謂以樽盛酒，以盞盛食，又在盛酒貳其樽，然缶乃盞盞之屬。上既云樽，盞而下云貳用缶，不應全居盞而獨貳樽也。若以爲並貳樽，盞則不應一器而兩用也。蓋貳者，佐之之謂。缶亦樂器，西土之俗，擊以節歌者，所謂秦主擊缶是也。然必有歌，歌必有缶，樽酒盞食，其禮至薄，而所以佐之者，擊手節歌之缶而已。此缶字，即離九三不鼓缶而歌之缶也。

夾

壯於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九三剛過乎中而決陰之氣現於頄頄有凶之道也
夬夬決其決也獨行者處五陰之中而獨與上六之
一陰為正應則遵衆而獨行也遇不期而會也若濡
非真濡也有愠自有怒也言君子能決其決雖三與
上六為應有獨行遇雨之象然遇者出於不意雖外
與之和若有所濡而中心怒之則終能決去之而无
咎也

齎无膚其行次且羊悔亡聞言不信

以象觀之四句當為兩義齎說文解也解即股也

股有傷則行次且九四以陽居陰以剛居柔而不能
決有股傷難行之象故曰位不當也羊喜群行若能
自振挽衆陽以進若牽羊然則可无悔然以其履柔
而不能決雖聞是言而不能信故曰聰不明也橫渠
謂牽羊者讓而先之本義亦取其說以爲縱之使前
而隨其後然牽者挽之之謂讓之先而隨其後則非
牽矣

萃

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握持也一握猶言一扶持也初六上應九四而爲二

陰所隔若號呼以求正應一扶持之則必為二陰所笑但勿恤其笑而徃從剛陽之正應則死咎

歸妹

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遲待也讀如穉音言待得佳配而後嫁故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旅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鳥之為巢必於喬木上九過剛處高而失其所止有鳥焚其巢之象處高則驕故為先笑失其所止則怨

故爲後號咷也。易通作場田畔也。即漢書所謂殖於疆易之易牛爲順物。易爲平路。驕則不順。危則不平。自驕於危地則失順於平路。凶之道也。離爲牝牛。艮爲徑路。故取喪牛于易之義。

興

九二用史巫紛若

周制大祭祀太史與執事卜日。太卜掌三兆之法。卜師則佐太卜以授命龜者。龜入則奉龜以牲。蕃氏則共焦契。占人則掌占龜。筮人則辨九筮。至於太祝小祝皆所以事鬼神祈福祥者。是用史巫紛若也。觀周

公三王之禱史冊祝而命三龜是已本義以爲丁寧
煩悉其辭以自道避於鬼神不若傳順

渙
渙王居无咎

言濟渙之任惟王居之以總攬權綱猶所謂惟辟作
威惟辟作福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无咎矣象曰王
居无咎正位也言王居濟渙之任而无咎者以其正
九五之位也本義以爲散其居積則與王居正位之
義不協宜從傳說

書彙典

夙夜出納句朕命惟允

傳以命令政教爲出敷奏後逆爲納諸儒以爲出納上命則與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之意不屬且與傳文相背蓋夙夜出納句絕謂審上命以出於下使讒說不得肆矯偽之私審下言以納於上使讒說不得爲反間之患朕之命汝者惟欲夙夜出納皆允而已

禹貢

恒衛旣從大陸旣作

禹貢善法嚴密九州一律他州水土之平皆言於田賦之前而恒衛大陸獨言於田賦之後傳以爲恒衛

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卑而近河故成功於田賦之後
然臣嘗過焉恒衛與衡漳相去不遠若以爲水小地
遠則衡漳亦然也大陸與覃懷皆濱于河自覃懷而
下皆曠然平地常有水患若以爲平地近河則覃懷
亦然也此二句蓋錯簡耳當在至于衡漳之下則書
水土之平者既有其序而冀州東北田賦之入島夷
皮服之貢皆由碣石入于河者語亦有倫矣

三江旣入

揚州山川自彭蠡而下至於震澤皆言水而無山以
其水多故也彭蠡震澤既爲巨浸則三江亦當指大

水言郭景純以爲岷江浙爲於江者爲是諸儒紛紛
異說或以爲在松江之下或以爲在震澤之下而大
江不預然經未必捨大而言小也況大江併吞梁荆
揚三州之水梁州言岷嶓其藝見其源有所落也荆
州言江漢朝宗見其流有所趨也揚州言既入則見
三州之水皆至海矣

浮于積石

積石至龍門三千餘里河流甚險不通舟楫臣嘗聞
學士黃謙言親見河流累經石峽有從懸崖數十仞
而下者然時邢恕欲造舟其間誠極謬矣經言浮于

積石按韻書浮有二義沉也順流也積石山名諸州
謂浮者水也以舟楫而汎於水也此所謂浮者山
也言其路從積石順流而下也

敷淺原

傳謂廬山高六百里所紀志而皆無考據恐山川之名
古今或異竊謂大江所經之山高天者莫踰三峽盤
亘千百餘里其次廬山蓋大江穿三峽而走廬山之
下彭蠡又環廬山之趾三峽廬山所宜表見而荆揚
不言者江漢朝宗彭蠡既澤則三峽廬山不必言矣
然而此導山言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實當指為廬山

而不常指為卑小之山也。傳謂岷山之脉其北一支為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秦芮之地至德安所謂敷淺原者禹貢導山蓋不以山脉連延為主觀內方至於大別一在漢之南一在漢之北是也。梁之山莫大於岷荆之山莫大於衡故導岷山之陽至於衡山兩山相距四五百里其實山勢為水所隔若大渡河出於西南徼外而至嘉定入江馬湖江出雲南麗水而至叙州入江安在乎岷山之脉為衡山為敷淺原也。

詩
廊
風

朝濟于西

俗謂虹能截雨殊不知雲氣薄而雨將止則日光穿漏而射雨以成虹今向日噴水而生暈如虹者可見是雨將止則虹必見非虹能截雨也

衛風

考槃

先儒謂考叩也槃器名蓋叩之以節歌然不應叩之於在澗在阿在陸望也考老也槃盤通盤桓也老而盤桓於隱居之地言終其身以避世與下文永矢弗諼永矢弗遺永矢弗告之意相協

鄭風

溱洧之詩

先儒謂溱洧為淫奔者自叙之詩然他詩以子我對
言是固淫奔者之語此詩以士女對言一則曰維士
與女二則曰維士與女必非自叙之詞恐詩人刺之
而作也

春秋

冬十月隕霜殺菽定元年

諸儒以為周十月夏之八月按今魯地菽種於五月
而熟於十月使八月隕霜則不應但殺菽而不殺諸

穀也。且是年九月大雩者為旱求耳。是年必有旱暵之災。而種菽大遲。至十月特熟。又為隕霜所殺。始既種之不時。故又殺於隕霜。農事失而災害臻也。